

搬来安外东河沿8号楼已将近25年了。搬家前三个月,我被协和医院确诊患有鼻咽癌。

# 我赢得25年美好时光

束沛德

1988年1月11日,那是严寒季节一个阴暗的日子,在耳鼻喉科门诊室,面对主治医师在我的病历上写下可怕的“ca(癌)”字,我的身影就被笼罩在病魔的阴影之下。我努力说服自己,要“勇敢面对”、“处之泰然”;同事、朋友也劝慰我:“放开,不要有负担,把一切置之度外”。然而,当我想起只差三年半就到退休年龄,本可以从容地读点书,写点文章,偏偏在这即将“到站下车”的时刻遭到病魔的无情袭击,心中不免有几分悲凉情绪。

大病初愈,不敢有很高的期待,心里暗自许了一个愿:先争取3年、5年的存活期吧。没料到,8年、10年、15年、20年,一个一个坎都平安顺利地迈过来了。如今我已闯过25年大关。看来可以骄傲地说:我已彻底战胜了病魔。

其实,我与病魔搏斗,也没什么妙法绝招,只是老老实实、认认真真地坚持了老生常谈的三条:一是切实遵医嘱,放疗6周,服中药两三年,这段时间按中医大夫说的不吃螃蟹和无鳞鱼;无论如何不乱投医,不乱用什么偏方。二是少生气,少埋怨,少攀比,保持平和乐观的心态,遇麻烦事力求心理上的平衡。三是休养四五个月,就照常上班,适当掌握工作、生活

节奏,避免过于劳累;多少参加一点体育锻炼,学过气功,做做自编的健身操,坚持散步。

从1988年1月到2013年1月,我整整赢得了25年美好时光。25年,在历史长河中是短暂的一瞬间。而如果按平均寿命75岁来算,那25年就相当于人生旅程的三分之一;即使按长命百岁来说,25年也占了漫漫人生路四分之一里程了。25年,对的一生来说,可是无比重要、宝贵、不可多得的啊!

回望逝去的这25年岁月,且不说国际风云的变幻、中华大地的沧桑,单看我个人经历、遭际,也可说是三生有幸。

这25年,我在文学工作岗位上超期服役7年,直到67岁才退休;特别是在儿童文学组织工作岗位上又当了10多年义工,主持了多次儿童文学评奖和作品研讨会,76岁才挥手告别中国作协儿委会。在年逾古稀之际,还得了一纸奖状——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。

这25年,我坚持边工作边读书,边思考边练笔,先后出版了10本评论集和散文集。尽管这些文章质量平平,没多少特色,但总算留下了一份有点个性色彩的人生记录和读书札记。在我75、80生日前后,作协儿委会、中少社还分别为我召开了



散文集《岁月风铃》座谈会和“束沛德儿童文学评论座谈会”,让我这样一个业余老作者,有幸当面聆听到朋友们对自己笔耕成果的批评意见。

这25年,由于出访、探亲、旅游,我有机会多次走出国门,在意大利、泰国、缅甸、加拿大、美国留下自己的脚印。在职时一心投入工作,不止一次放弃了游览名山大川的机会。退下来以后终于得以补课,先后游历了黄山、庐山、武夷山、峨眉山、张家界、鼓浪屿,并登上美丽的台湾宝岛。外出走走,呼吸点新鲜空气,开阔了眼界,增长了知识,愉悦了身心。

这25年,我与老伴同甘共苦、相依为命,手拉手、心连心地一起度过60、70、80生日和金婚纪念。年过70后,先后抱上两个孙子,尝到含饴弄孙之乐。我兄弟姐妹八个,加上儿、女、侄、甥辈,如今已组成21个小家庭,家庭成员总共51人。2001、2011年,在家乡丹阳有过两次难得的大团聚,深深体味到至诚至纯的亲情的温馨和欢乐。

25个春秋,自然也遇到过一些不称心如意的



1983年,广东人民出版社曾邀请北京、上海和香港几位作家去广州参观访问,还到了刚开始建设的深圳,那时深圳几条大街还只是黄土大道。我童年是在广州过的,离开几十年了,又逢春节快到,就留下来过了一个阴历年。

过年以前,广州市政府宴请全市孤儿,让他们快快活活吃一顿团圆饭,我有幸也被邀请参加。地点在上下九文昌路口的广州酒家。广州酒家如今非常有名,不过是抗战后才有的,那地过去好像是国民电影院,我小时候经常去看电影。这时广州酒家二楼的大厅一桌桌摆满了,坐满了得到国家关爱的孤儿,真是热闹极了。

我的一桌坐着几个孩子,有一位工作女同志照顾他们。我注意到孩子中有一对是姐弟,姐姐十六七岁,弟弟八九岁。姐姐细心照顾弟弟,弟弟畏畏缩缩,把他不要吃的菜都塞到姐姐碟子里。一不高兴,他就对姐姐发脾气,这只能是给惯坏了的弟弟对姐姐才会这样。姐姐总是爱护弟弟的,也就常常成为弟弟的出气筒,弟弟不开心,无处出

气,就拿姐姐来出气了。怪不得传统有句老话,生孩子最好先生一个女儿,以后再生的,这女儿可以帮忙照顾弟弟妹妹。这话不假,我最大的孩子正好是个女儿,她就照顾过她的弟弟们。我于是问工作女同志他们姐弟的情况。

那位女同志告诉我,他们两个的确是姐弟,无父无母,由居民委员会关照。姐姐在生产组帮点忙,拿点津贴,弟弟在念小学二年级,姐姐照顾他,吃的穿的都照顾得很好。

接下来我跟同桌的孩子们聊天,特别鼓励那位弟弟要用功读书,要爱他的姐姐,也鼓励那位姐姐读书。她说晚上弟弟做功课,她就跟他一起学习。我希望她有条件时最好上夜校读书。

一转眼三十年过去了,我还是老想着这对姐弟。他们早已长大,应该都成家立业了。我希望他们还是那么亲密,特别希望那位弟弟记住他姐姐如何为他操劳,为照顾他花费了多少心血,好好爱护她。



## 错

朱朝霞



每晚睡前冥思,白天经历的一幕幕,哪怕一个瞬间,有没有违背内心或是偏离常理。

有些错,即便是弥补了也是存在的过去。若有幸别人替你担了,它还是属于你的,上面有你的烙印无法抹去。

而有的错,至今没有被自己和别人察觉,或是自己知道以为别人不知道,其实地球人都知道。

错,给人的感觉很窘迫,手心出汗,心跳加快,面部潮红,怕被人发现的恐慌。错是一种对自己的怀疑,那种怀疑也有外界的参照。

其实有时是没错,就是胆怯一个人的前行,或是害怕没有人赞许的孤独,所以就认为是错的。

有时,你明明知道是错的,却不由自主地走走那个方向,这种错产生的感觉让人眩晕,这是生活给你下的蛊,是命与人生交互的产物。

其实,对与错没有绝对,只有是否合时宜,是否保持心理的平衡。让自己快乐便是对的,有所损伤便要考虑是否是真的错了。

## 曾有过那么一天

徐长顺

曾有过那么一天,我们在雪地上走过。你多清纯。

月光下的雪地。雪地上的美人。我听着美人歌唱。我看着美人月光下的笑脸。

时间真快,想起那一晚的散步。还是昨天?

一生中曾有过那么一天。怀念那一天,出现那一天的时候,我就想今天的你,和昨天的你,还是一个人?

当然是,肯定是。人世间最大的财富是年轻和健康。你健康年轻,似阳光暖着我的每一天。人的心灵最美的是如雪的纯洁。

时间飞逝,你的所有美好,我一抬头从你笑脸能看到。你所有的朴素而单纯的歌声,还在我耳边回响。都说人生是一种经历。在雪上行走,有过一次相约,那是一个幸福的夜晚。

晶莹的雪,眼前纷飞。银色的月光,告诉我,这就是永远的圣境。

每日,我静下心来时,都会想曾有过那么一天。

只有热情,只有爱心,只有享受最美的日子,只有想起曾有过那么一天,才会珍惜一路走来!

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都不想犯错,但又免不了错。也会有为自己的错辩驳的习惯,承认错误也是自我辩驳的方式,期待别人快速地原谅来达到自我心灵的平衡。

错让人不踏实,因为没有了既有规则可以依循,也增加了试图解释和日后求证的成本。有一天忽然发现,其实对只是相对的,是一种从众行为而已。人们习惯了循规蹈矩,这是一种谦卑,也是一种妥协。

人贵自知,所以我常常在想,我是不是错了。宓天天到医院陪伴。有时候,宓宓把写好的诗带到病房读给他听:“锦城欣得聚,晚岁重知音,病目神逾期,裁诗意独深。”当时宓宓身兼数职,收入比陈寅恪好,便拿出万元做陈家家用。陈寅恪离成都赴英国治疗眼疾时,宓宓是要护送前往的,不想临行前自己突患胸疾,只好忍痛相别。趴在幼儿园铁门栏杆前,想起这些前尘往事,心里为那一代学人的友情感动和感谢。

1961年,宓宓到广州,和陈寅恪最后一面。那时,陈寅恪沦落于中山大学一隅,已是门前冷落车马稀。陈寅恪有诗相赠:“暮年一唔非容易,应做生离死别看。”想象两个小老头相见又分手的情景,总让我想起放翁晚年和老友张季长的旷世友情,放翁曾有这样一句诗赠张:“野人蓬户冷如霜,问向今惟一季长。”几百年间,文人的境遇竟是一样,文人的友情也竟是一样。

那时候,宓宓经常从自己家来这里,或从医院陪陈寅恪回这里的。从宓宓日记里可以看到,在陈寅恪住院治疗眼疾的那些日子里,特别陈妻病后,吴

## 十日谈

人文地图

兴化四牌楼的独特之处,在于悬挂在牌楼上的匾额。



青花情愫 (中国画) 赵澄襄

这是堂数学课。这所县高中,高一年级共十个班,唯一这个班的纪律有点小问题。教这个班的年轻数学教师因为婚假,他就主动顶了这个班的数学课。

他是校长,也是数学高级教师。虽已脱离课堂有两年,但曾经积累的教学经验,足以把课上得得心应手。

他踏进教室,学生们见是校长,顽皮的也收敛了嬉闹,满座肃静。讲述、分析、演示,然后是布置作业。大家纷纷打开作业本,做练习。

他站在讲台前,巡视每个角落。忽然,他发现那颗脑袋一直趴着,一双手塞进桌肚里好久不出来,像是在拨弄什么。他想,也许是手机。快要考试了,还这样!一股气冲上脑门,习惯使然,他随手抓起一截粉笔头,扔向那颗脑袋。这是他的一项“绝活”。二十多年教书生涯,调皮捣蛋的、不守规矩不听话的小脑袋,都尝过这颗“子弹”,且每每贴帖,背后称他“神枪手”。他也颇自得:不打不骂你,弄发“子弹”警告你。

可是,今天,子弹偏离了目标,却射向旁座的无辜者——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正抬头抄习题,眼睛被射中!

石灰质的粉笔末腐蚀了姑娘眼角膜。先是当地医院诊治不见好,再转大医院,病情已恶化,必须摘除眼球别无他法。

灾难!不仅仅是花季少女一生被毁!他被撤职,被起诉,被判刑。牢狱期间,妻子含恨病死,儿子婚事告吹。几年刑满回家,满

头白发,满目凄凉,更怕见昔日的学生和家。

在亲戚的居住处,我看到了邻家的他——抽烟厉害,比实际年龄苍老十岁。

“其实他是好老师,一向认真负责,手底下培养了多少出息的学生呀!人要倒了霉,喝凉水都塞牙啊!”邻居们包括其他熟悉者都这样说。

这确是他生命中的大劫,是个要命的“偶然”。可是当初,如果他醉心于那个“射子弹”的游戏呢?世上很多事,看似偶然,其实早有“必然因子”,潜伏其中,慢慢发酵。俗话说“失之毫厘,差之千里”也是至理名言哪!

## 偶然

徐慧芬



去华西坝那天,阳光格外灿烂。尽管如今一条宽阔的大马路将其一分为二,但还是切割不断它的漂亮。1910年,美英加三国五个基督教会联合在这里建立了华西协和大学,华西坝的名字,成为了成都人为学校起的一个亲切的小名。

如今,校园虽有了变化,但嘉德堂、合德堂、万德堂、懋德堂、怀德堂几个“德”字堂还在。苏道璞纪念馆还在。最重要的钟楼还在。这是当年华西协和大学的标志性建筑。钟楼的前面是一条长方形的水渠,水前是一块小型的广场,水边是绿茵茵的草坪和柳树掩映。钟楼后面是半月形的爱情湖,湖畔绿树成荫,一下子,满湖满地的花阴凉和清风,幽静得把阳光和不远处大街上车水马龙的喧嚣都融化在湖水之中了。

忍不住想起了陈寅恪当年写华西坝的诗,几乎成为了华西坝的经典:“浅草方场广陌通,小渠高柳思无穷。”

想起陈寅恪,是因为到华西坝来还有另一个目的:访前贤旧影。抗战期间,中央大学、金陵大学、金陵女子大学、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五所大学从内地迁到

华西坝,这是华西坝最鼎盛的时期,可以和昆明的西南联大媲美。当时,名教授云集华西坝,陈寅恪受聘燕京大学和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,将女携妻从桂林一路颠簸来到成都,教授魏晋南北朝史、元白诗等,是那时学生的福分,成为他们永恒的回忆。

在华西坝,陈寅恪一共待了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。这一年九个月里,发生了两件大事,一件是迎来了抗战的胜利。他曾赋诗道:“降书夕到醒方知,何幸今生见此。又忧心忡忡:“千秋读史心难问,一局收枰胜属谁。”一件便是他的眼疾,来成都之前,他的右眼已坏,在华西坝,他的左眼失明。

如今,已经很难想象那时如陈寅恪这样有名教授的生活艰辛了。虽然,来华西坝,他有两份教职,却依然难敌生计的捉襟见肘。他有这样的诗:“日食万钱难下箸,月支双俸尚忧贫。”加之目疾越发严重,弄得他的心情越

## 华西坝

肖复兴

不堪。他56岁的生日是在华西坝度过的,那一天,他写下了这样苍凉的诗句:“去岁病目实已死,虽号为人与鬼同,可笑人作生日,宛如社祭奠亡翁。”

这样的时刻,越发凸显陈寅恪和宓宓的友情,正如杜诗所云:谁肯艰难际,豁然露心肝?在华西坝,我找到了陈寅恪当年教书和居住的广益学舍,很好找,出学校北门,过条小街便是。小街依旧,广益学舍部分也还在,关键是陈寅恪当年住过的地方还在,现在成为了幼儿园。不巧的是,恰逢星期天,幼儿园铁门紧锁,无法进去。只好趴在门栏杆前看那座小楼,和校园的建筑风格一致,也是青砖黑瓦、绿窗红门,由于为幼儿园用,被油漆得艳丽,簇新得全然不顾当年陈寅恪已经看不到这样的美景了。

那时候,宓宓经常从自己家来这里,或从医院陪陈寅恪回这里的。从宓宓日记里可以看到,在陈寅恪住院治疗眼疾的那些日子里,特别陈妻病后,吴